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記

建寧府重修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於里顧瞻頖宫寔惟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予

奉天子命實來固將為國毓材以竢舉選如寳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於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

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修之後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獘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

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丹雘可設也葢繕修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葢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

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郡人真某記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黄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絜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場屋

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為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凑蜿蜒如龍溪横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峯懐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為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粤十月告成君捐産之半以奉之禀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

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豪者實來屢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為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

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畧豈無意耶蓋多為之目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衆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於後顔曾思輿更相授受其語成徳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實董其役未幾遂擢上

第以去自是舉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孶孶斃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蠹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為意乎要必有講於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級而

已酉郡縣有學已邪趙足其尚以贅為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為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胥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已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菴祠以其高弟
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
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奠侑如禮則
揖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
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
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遡其淵源所自則吏
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
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公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

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闓端正始之功有不可
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
質義焉艮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
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
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顓國實倡邪
議屈君父而事仇讐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
其非至擯絀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
檜方深讐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艮齋起布衣遭明天

子一見合指經官儒宫垂用矣顧拜跪閤門亡虚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潜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静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其聞而嘆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材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眡如李謫仙之流

意其不屑州縣間事也一旦為令邮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世俗指目以為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陋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為之記某曰四

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

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

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葢自荀楊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

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彞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廸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凛然淵氷没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闊

迂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决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决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

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敬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趍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楊文莊公書堂記

浦城夢筆山等覺院邑人禮部侍郎楊公澄為本縣令

日所建也侍郎之子文莊公少讀書于此山既去以文
學節義擅聲中朝為薦紳標式後人即其處為書堂繪
公父子祠之嘉定中郡守李公大異作五大字表其額
按公名徽之字仲猷甫冠通羣經尤刻意於詩得騷人
之趣時李氏王江表公耻官僞廷杖策走中原以顯德
三年進士高第入文館升諫垣嘗論太祖有人望不可
典禁兵國初出司征於方城繼為大興峨眉二縣令開
寳中召還寢以登用太宗尤深器之青宫倣建命為首

僚付以羽翼之寄世謂帝以能詩知公而不知公之受知聖明者不專在是也昔丁公二心於漢高祖戮之姚思廉盡節於隋文皇寵以高位前世大度之主率常以是觀人況我太祖太宗之聖哉夫放麑小善爾推其仁猶可以柱國公之忠於所事如此以之事人何往而非忠此二帝之所以知公而以遺後聖也然則公之事君固萬世臣子之法而二帝之用人豈非萬世帝王之法歟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轉而蜀山川

益寥遠風物益凄凉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顦顇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咏皆翛然自得亡秋毫隕穫意胷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睠至摘其詩僃語筆之御屛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晚事定陵尤被寵渥初置翰林講讀學士公與邢昺首與其選雖未及大用以終而平生所立凜凜玉雪亡一節可疵從孫文公億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下而清風雅操奕奕相望浦城人

物之盛自二公始紹定改元七世孫震榮將新其書堂之舊族之顯人淮東制置使紹雲朝議大夫圭皆捐貲相之震榮謂某盍爲之記藐是晚出匪工於辭獨念前輩風流相去日遠後生小子鮮或聞知故爲推迹本末刻之堂中使吾黨之士聞而慕之平居講學以淬磨志行自期有位於時以扶植世道自許則公之遺風庶幾復見而吾邦之人物其亦有興乎若夫畀陬澳洄志於榮寵利事温飽而已豈惟重桑梓之羞過公之堂當必

有泚其顙者矣嗚呼死者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居思堂記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南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紱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蕘叟相從於隴畝之上磵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為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録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隨身右列然少好學

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
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續吾先世
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於朝匄祠官之秩以歸且
詒書建安真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為我述之予謂侯
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
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
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汩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
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

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藴奥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齋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眝然無所於糴縣大夫孰視亡策則葛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闕侯嶟稍修復之未

幾又大槩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名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

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為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慼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䘏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

圖寂四境之内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
也窮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
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
肯失毫芒猶戚戚歎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桒術鞭箠朿不
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户挂逋籍者蠲弛動十
計而公家未常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
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
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

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為吾民留飯盌宣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彛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於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湘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既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樂之域者顧瞻黌舍先賢先師之位在焉而廟殿規摹殆類浮屠氏公爲慼然弗寧迺屬郡學職詒書於南宮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眂其役撤去陪厦敞爲新宮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闇鬱倐焉亢爽於嚴奉祀事爲宜又謂列戟之門學

扁揭焉亦秪禮弗恊則别為大門徙扁其上於是宫墻外内巍然焕然應圖合法旣又斥其嬴財甓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南起寳慶三年冬某月訖明夏某月告成州學正廸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諗曰自俟之涖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之及意者其有待乎今雖成於公固亦俟之志願有以識之某惟疇昔之役葢嘗自詭盡心矣而堂皇門闥之易見者皆莫之察而重以累公況於休戚情偽之窈微其不屬耳目

者何限然則前日之政所不獲臯湘民也幾希某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媿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然惟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宫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况今之世華居而貊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捄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莞商申韓矜權智騖功利之説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爲天常人紀之

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於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獨斯學為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以為善啟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

以為然則願告於公而刻之公以慶元倫魁常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勿齋記

江西方士楊休文謁予記所謂勿齋者予曰老子不云乎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吾子道乎老氏者也而以是名齋何居且孔氏患人之非禮而使勿之子之師惡人之為禮而欲絶之二氏之道其不同也尚矣而吾

乎彊欲同之可乎休文曰不然昔者吾師之學蓋深於禮其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其殆激於周之末造文滅質偽喪真思有以返之歟不然何孔子即之而問禮也夫禮本天秩而具於人心雖覆載之大不能舍是以立況囿乎兩間而能出範圍之外哉使為吾徒者無所事乎禮則凡日宮曰觀云者雖毋為之主可也主焉而弗統乎屬屬焉而弗聽命於主亦可也冠裳巾屨襪棄而體居攫呶鬬奪恣睢而罔禁亦可也夫既不能外是

以為安而曰吾將絶滅乎禮其誰欺吾故曰吾師之說其殆有激云爾吾之少也嘗學乎孔氏矣今雖寄迹於此吾之心不能以一日安也夫文暢浮屠師爾昌黎韓子猶以墨名儒行而樂告之况吾之於孔氏其所素學者乎是顧願一言以記之也嗚呼世教之衰自儒者鮮知謹乎禮今道家者流乃有志於斯夫如是焉得而弗記雖然勿之為義吾子亦當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顔淵廼獨弗及

乎思何哉蓋視聽言動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為聽不然則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干之斯其為求仁之樞要歟嘗考魯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曰過則勿憚改及是四言皆斷以勿凜凜乎不可犯也蓋去惡弗力則為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為鏖強敵之五兵破橫流之

巨擑也休文而誠有志於此其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力哉其又可不勇於自拔也哉休文名至質今為閤皁講師其文雅趣操有諸君子品題在紹定戊子十月甲子建安真某記

觀蒔園記

縣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山崇巘靡迤相屬而廬阜為之最泯江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揚瀾左里為之最夫是二最者東南

山川之巨麗也而南康曹公之別墅實當之中為所性堂次為歸然堂又為冲佑閣滙澤觀八景亭凡三湖五岳之勝攬之几席間無留藏者公曰湖莊之觀偉矣然吾先君崇本務實之意則不可忘也嗟惟先君奮迹農畝志在及人自其始仕也創小亭於居第之園命曰觀蒔焉以示不忘民事之囏蓋將發其所蘊以澤斯世而連蹇弗耦志不獲伸今吾幸得承緒業襲世科其始念不過服㕓州縣盡瘁為民以醻先志而已逢辰休嘉出

藩入從會明天子垂精問學俾執經侍左右方將翣毛焉日効忠益而疾病奪之奉身來歸得復與農圃為伍躬自課督萃衆芳而列之梅先人所甚愛故園一種號千葉者迺其手植益求數百本蕺而為小山潔白芬馨若挹遺烈自餘四時之花實有未備者蒐求增益亡一闕焉鄉也園圃之趣少而江湖之思多今其二者始畧相稱然觀游之樂具則本實之意衰吾懼吾子孫不復識先人之志也於是埶麥與菽間以畦蔬倣舊規作小

亭以臨眡之而總名其園曰觀蒔夫天壤間一卉一木無非造化生生之妙而吾之寓目於此所以養吾胷中之仁使盎然常有生意非如小兒女翫華恱芳以荒嬉媮樂為事也若夫嘉穀良稷則民命所關周公作七月名公賦公劉孟子陳農桑皆以是為王政之本學士大夫其可一日忘諸乎吾之揭是名也蓋以不違先志又將使後之人不違吾志也未仕不以躬耕為耻既仕必啚民力必重民時穀禄受於巳當思耘耔之勤勞政令

加諸人毋忽田埜之利病幸而立於朝則以周召孟子之言廸其君夫如是則吾父母再世之心庶乎有弗墜不然名園别館迤縱佚之區奇葩異植特奢靡之玩秪以為損而非以為益也既以詔子孫且詒書某俾為之記某曰公之志則美矣然聞公之得請也蓋上重以事父煩耆艾曷嘗少忘黄髮之咨哉擷東籬之孤芳賦南疇之嘉蓫雖有淵明之雅趣而恐不得以遂斯樂也顧其所以名園者有補世教故不辭而書之若乃湖莊舊

觀已見於西州劉公所志者此不復書

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

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泉人思之愈久而弗忘祠故在郡東郭某年太守某公修之某之為郡也亦稍修焉今太守建安游公其廼始撤而新之葢公之去郡六十年於茲矣或謂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某曰記禮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致者道學與自修而已爾古之君

子講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願乎其外也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己之正而及物其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序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豫期至是哉憧憧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虞者有意於悅也後世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所思要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皥皥有間矣若忠文公之於泉其庶幾德之盛善之至而民自不忘者乎蓋公之學以誠身為主資本剛勁而能切劘涵漫以卒歸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

家則慈順雍睦之風形於州里以之立朝則蹇蹇諤諤言人之所難言至其治饒與夔以及於泉又皆穆然如春風之解陰凌霈然如暑雨之蘇枯渴人見其施之異也而不知其本之一也觀公治泉之政非噓濡姑息閹然自媚於民者也哀痌慘怛有父母之心戒令飭正有師長之教仁義之相須也剛柔之不偏用也未嘗斲民之思而民自不能不思者也自荀卿子性惡之説行為政者大抵芻狗其人而鬼魅其俗謂不可以理義化吁

使民性而果惡也則凡暴君汚吏之所為亦將思之矣
弗彼之思而此焉思有以知民性之至善而鄉之言所
謂賊其民者也然公所臨凡四郡去輒見思而泉人思
公特深豈非詩書文獻之舊俗其知理者衆尤易以誠
感乎游公之新此祠也雖順其民之欲然非心之同道
之一其能及是耶觀其志之所慕足以知其政之所法
後之思游公者又當如今之思公也烏虖懿哉是役也
董之者南安征官趙崇端蓋生忠文之鄉而學其學者

也發其議者揭陽尉林彬彬泉之善信士也祠成游公大書而揭之宗正趙公某又書其堂之扁尊仁賢以樹風教二公志也亦某之志也故樂為之書紹定二年九月辛未真某記

孝友堂記

紹定己丑眉州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洋川幕府將西歸迂途而過我焉居一日從容言曰掌之先以詩書為耘耔禮義為屋廬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

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燕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爲之子是爲先大父大父之事親也鞠鞠如有畏廩廩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𤓰之杖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鄂晚喪明甚貧無兼侍大父日聚徒營𠎵合間朔走數十里而省問焉躬致澣濯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

没每祭必涕泣休澣掃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嬰末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贍之女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饑寒姊最憐我奈何弗之䘏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掌不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先廬以圮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悦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瞻題榜惕然有動於中若慈訓之在耳也子以好善聞當世敢蘄一言記之何如予為之嘆曰書云惟孝友于兄

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髪膚之微且不敢忽況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剌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詒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致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母之蠱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

弁其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茍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其身矣茍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為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於推遜不明伋壽之義則纖微利患之必計何況於死生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隅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以不可已

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藴之為道心發之為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期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為將來之戒者亦不得而畧君之曽伯祖諱蒙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某記

建安縣學田記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廩士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欵於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蔽垣其闕植以叢桂氣象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秋舍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散去惕焉為弗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

學於是學之有田侯實始之書來諗予願有志予為之歎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由已不仁者反是蓋凡與吾並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中有位以為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責況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即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耳養之以成其材勵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所賴其仁不既大矣乎世之為吏者鮮克知之故常以學政為弗急雖養士之

田素具或轉而他用或漫不訾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壞於豪民今建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今留侯於此廼獨惄焉由已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后已推此念也其忍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耕而食疑其為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莫大於是今士

之廪於官者優游自佚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悌忠信是也蓋四者人之所以為人而士之所以為士者也一或失是且有愧於人而况士哉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徼利達為事而本焉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厲修之身以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使人知君親臣子大義大

頒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廪士本指侯名元圭字某實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云紹定二年十月壬寅浦城真某記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没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羣祀首者以其産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

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且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標表蹤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聞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為

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要皆一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維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侯與悊來守宜興以扶教導人為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逦大

闕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内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變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聸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豈昔殊吝心茍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數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産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茍仁矣天

下萬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畣興此其兆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令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真某記

碑

福州長樂縣顯應廟碑

福之南山轉而東行二百里為義泉嶺蓋長樂福清之脊其中支益北縈紆盤礴凡三十里積水二十四陂至參溪其山為魁山其水為龍潭面山臨流有廟焉即淵肅乎濟廣佑侯也潭之深不可測而穹山傑立於其上澄光秀氣交相回薄故其神聰明正直以功德芘生人屢膺明天子丕顯休命長樂廟祀凡百數命秩之崇惟侯為第一自唐開元以來焯著靈異閩中記長樂志具

焉世傳洪氏女浣紗於潭沒不出其家愬於神不崇朝迅霆甚雨潭石破而蛟龍斃抵今餘五百祀邑之官民以神爲依敬之如父兄師長信之如衡石度量紹興間海寇朱聰熾甚既迫境見神兵如雲不敢前連歲旱滂復應禱部使者上其功詔賜廟額曰顯應隆興中封淵肅侯淳熙中加封孚濟嘉定十七年又加封廣佑邑人既皆悅甚於是具官陳某錄其靈蹟本末以告曰願有述某按祭法有功於民若捍大患禦大難則祀之若侯

之有大造於兹土其得爵號實甚宜乃摭其事俾刻於麗牲之石且為歌道上帝之命與明天子之意蓂胙邦人於亡窮其辭曰

兕山兮崇崇𤅢淪亡極兮魚龍之宫皇皇后帝兮睠此南土俾神宅兹兮有衆爾主嘘吸雨暘兮指哮風雨盪滌乖沴兮攘除妖災有蛟婁婁兮血人以自飽是震是悼兮奮厥天討有兇額額兮猶齹之羣恍𪱶靈旗兮悖若獸犇民之恃神兮曰我父

母神雖不言兮信若寒暑明明我后兮子視萬方

曰民爾恩兮我豈爾忘既賁之以鴻名兮又申之

以顯號中興百年兮三焜煌其紫誥民事神兮何

窮神報上兮焉從異材出兮棟王國衹安居兮稼

滋植公袞兮王圭將便藩兮神之錫

西山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西山文集卷二十七

宋　真德秀　撰

序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録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

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删煩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閲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滞場屋决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録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亡慮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參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葢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

也自司馬公目録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亡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輙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録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顧一言以序之何如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霸權

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涸百家邪詖之説求治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訏謨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蓍术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圭琮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陳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

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遞述至於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覽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叡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於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旣窮閻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藴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藩宣之彥無以是聞於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

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畧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早遊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於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於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搉者不憚千百里槖其書而從之忘其道塗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為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

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某序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於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也集猶緯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郡志成於嘉泰之初元山川封域人物風俗登載蓋畧備矣至若名卿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之賦詠散見於國史於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楹

壁所題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盛麗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年謂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為我輯之李君既承命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餘篇合為四十卷而公括田廪士之本末與郡人所編島夷志則别為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或以事或以詞調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大抵主於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録焉集成而某至竊

以謂為此邦之吏者不可無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績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其能自安乎為此邦之士者不可無此書蓋凡前修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榘度也有一節焉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為此州建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班見之集中云嘉定戊寅十月甲子建安真某

序

贈蕭長夫序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

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蘺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鄭衛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饑寒流落困悴無聊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拊修竹長夫忻然為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

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娱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謪方為圜真子所耻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兮予將俟子於仙游從子於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朴直自將其論人壽夭亨窮十不失一二丙子謁予於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夫所謂命云者豈曰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默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以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顛冥而弗悟者其以是告之

萬桂社規約序

林君彬之以萬桂社規約示余余歎曰嘗知飢者可以語耒耜之利嘗知寒者可以論蠶織之功否則以為漫然而已憶余初貢於鄉家甚貧辛苦經營財得錢萬囊衣笈書疾走不敢停至都則已憊矣比再舉鄉人迺有為所謂過省會者人入錢十百八十故云偶與名其間獲錢凡數萬益以親友之贐始舍徒而車得以全其力於三日之試遂中選焉故自轉輸江左以迄於今每舉輒助

錢二十萬示不忘本也吾鄉去都十日事爾其難若是則溫陵之士其尤難可知也林君此約其為益又可知也蓋紓其行以養其力一也無怵迫以養其心二也無匄貸以養其節三也一舉而三益俱焉此余所以深有取也然吾鄉與約者幾千人林君為此二十年矣同盟僅三百有竒濂溪楊公所以歎其不如莆之盛也林君其思所以廣之使與者愈多則獲者愈厚余所謂三益者庶乎其可望也若夫身為勸駕之官而未能復續食

之制竊有愧焉姑捐庫緡五萬佐之且以為此邦故事雖未能贖吾愧亦以見吾志云林君好義之士也凡鄉閭有義舉皆勇為之先又非特此社而已

傅景裴文編序

清源傅君景裴以所為文編史說視予予熟復而歎曰盛哉傅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學正為元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為至樂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弟凡文章錄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傅

之學雖本於獻簡公而草堂先生李公漢老又其外家
也草堂之文為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
蚤歲執經於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又出於
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自襁褓能言固
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染不習而熟其能早以
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密公於建安時景裴纔六七
歲娛戲其親之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
盛已如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於初為可羞也

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務學乎哉夫學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真景裴之師也予昔倘徉盤谷竹隱間聆公餘論蓋濟佽典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於公矣又不獨景裴為當師也予盍歸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余於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自余歸卧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霤門之域

者將期年於兹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峥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

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

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絶其私意之萌盡亦感勵奮發如去蟊賊如殄寇讎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

勵云

贈富春子孫守榮序

予至潭之數月臨川陳生為予筮得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用元吉未幾富春孫生又為予筮得臨之六二曰咸臨吉無不利夫誠出於中曰孚無心之感曰咸為政之本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使余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擇焉而取之其能外是乎昔之君子尊易而重卜信哉其不誣孫生名守榮少而喪明故其技專以確聽其言往

往中理殆過於世之有目而盲於心者聞余方買田以養矜寡廢疾之在吾上者慼然歎曰守榮盲故念人之盲也其將歸發其橐聚同類而幼者日食焉且傳之以其學嗚呼守榮一瞽師耳能因己之疾而悼人之窮使世之在位而有力若有力而不在位者皆以是爲存心其所濟不既多乎予重其術感其言而惜其去故書以遺之

感應篇序 代外舅作

感應篇者道家儆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入三教中凡數萬言余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此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啟發良心故復捐金齋鏤之塾學願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此劑足以起迷

俗之膏肓非小補也抑嘗聞伊川有言曰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亦各以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報兆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章注義最為近理余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涉於幻怪者要皆為警愚覺迷而設余固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

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歎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技藝以至器用之末何莫不然姑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為篆再變而為隷又變而為真行變之極為草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悅而姿態百出古意蕩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奇偉不常予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

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曾不過是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具能知之者甚少愛而說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與此予之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第行當必有知子者紹定元年十月余君將之東淛書以遺之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為稱首予謂負輩第能知

升沉修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葢其言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觀人之法盡於此矣𮤐溪錢生風鑒甚高更當於此具一隻眼若但能知升沉修短而已則非予敢知學易齋書

贈顧涇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顓於一而後工若

夫推步以知天形象以觀地又術之難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兼而通者惟管公明郭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艱哉廬陵顧君涇遂於陰陽五行之學以之占天則神以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未有能過之者也予乙酉趨朝過之於衢梁君見謂曰公之此行不滿百日當歸已而果然蓋其驗如此非神而能之乎後四年謁予粤山之下相與論考卜罔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苟於求售者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

藏骨之地屬其有東淛之役故書此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斂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犻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繇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

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内而輕外此
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
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
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義訓反覆乎句讀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
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
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
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

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葢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又與仲能遇於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

意鄉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遇予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古文不幸齎志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

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闕其秘奥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强可致者葢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嘗取上帝臨女之義而名其齋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葢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之工是

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藴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物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諸老先生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四子名千者伯升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壬子日建安真某序

傅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為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生為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録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忘他嗜好獨矻矻文字閒居常誦書日以寸為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初志葢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

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墨致位髙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旣不白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揚是重不幸也吾凡常知子子其為我序而傳之可乎某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問作文之法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畧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劇讀而精甄之則蔚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

乎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郎黄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渟蓄日以富笑談戲劇輙成文章至其為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眇透射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折出入經史百子衮衮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也則

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款陳敵國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為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俟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傅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自負要不碌碌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已本末要可考此其為志何如耶一不幸用非其時生平素心遂

有不克自白者昔之君子寧坎壈其身不肯少䁋其跡以合於世其不以是夫顧念昔者獲從公游距今裁二十年竭來溫陵墓木拱矣撫念疇昔為之慨然故於竹隱之命不敢固辭而敘其槩於篇首使覽者致詳焉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弼功烈磊落相望其他人物接跡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壺公一

峯偉然特立於羣巘之表若王羲方之正衙對仗而叱義府也若張萬福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况夫有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也王君於此雖欲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

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壊存亡之變無不考其所以然人之位乎兩間當為之職無不究其極故内焉足以成已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禄而已若夫明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紛紜澒洞交至迭起之變竢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矣繇昔曁今腐

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為既足而不復用其力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其植立之早成就之陋顧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絶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

者然予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送湯仲能之官繁昌序

始余為護漕使者閱江上之邑有繁昌焉曰是必其民殷而俗阜稱是名者也屬歲大祲予躬出按視舟行過蕪湖數十里望濵江居民廬舍以百數舟人指曰此繁昌縣也余舍舟而登睋其人窮餒困瘠甚於他邑其市區列肆荒凉岑寂有淮甸之風予竊異之曰豈歲凶使

然耶父老愀然曰吾邑在承平時幾萬家田利之入需乎其有餘魚蝦竹葦柹栗之饒以自給無不足者南豐曾公之記具存可覈也建炎盜起邑刳於兵開禧之後旱蝗相乘天實為之尚奚咎若夫無旱蝗無兵盜而吾蚩蚩之氓常若不安其生何哉賦有常期亟掌爭先斂有常目以羡為賢饞涎如川猛令如虎火猶可遏饕吏殺我余聞而太息曰賦斂之苛慘於兵盜貪虣之威烈於旱蝗宜其昔以繁昌名而今以窮悴告也吁此非長

人者之責而誰居余友湯仲能擢進士第始吏於繁昌
將行求一言以別仲能勇於為善者也余故以昔之所
聞於父老者告焉夫仲能主簿爾民之慼憂愉樂非其
所得專然猶之玉焉所韞之山土木晶潤況其職可以
及人者乎吾知仲能必有所不苟也若余之行事亡足
為子道者獨念日去溫陵時嘗以治泉得失問於郡僚
李公晦公晦曰君為政三年其可以無愧者二盡巳之
忠與不息之誠是已余雖慼忸不敢當然居官臨人要

必以二者為本蓋一毫不自盡不足以言忠一念不相續不足以言誠已未忠而覬人之我從已未誠而責物之應我天下無是道也余方日夜以思求進乎此而未獲者故願仲能之勉之也書來鐔川問嘗所聞於朋友者其試以是質之嘉定十三年五月朔建安真德秀書

張仁父字序

張君以其名宗玉謁字於余余為取戴氏記溫潤而澤之義字之曰仁甫且告之曰子知余所以命字之指乎

夫仁者五常之首萬善之源其體具其用博末易以究言也吾子業於醫姑即子所知者言之可乎醫經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前輩大儒先以為最善名狀者也蓋血氣周流亡所或閡雖一髮膚之末無不切諸心關節脉理豈不通焉四支之大且若無與於我者也孟子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則反是焉大哉仁乎上焉用之醫天下者良相也下焉用之以醫疾者良工也禹稷阿衡視人飢溺與弗獲其所者由己使之仁於

醫天下者也秦緩盧醫扁鵲起沉錮而生仁於醫疾者也史言善醫者能洞視五藏世常疑之夫仁存於心萬里雖遠如在目睫孰謂仁於醫者不能窺五藏之微哉今吾以是命子其屬於若者厚矣且子之未嫺於醫也詎能無疾其望於人何如也今人以疾求我夫何異昔者以疾求人耶能存是心則其察必精其用必仁斯不辱吾字矣仁甫讀岐伯伊尹之書通五運六氣之學其心又樂於濟人者故余為之序以勉之

送偶然居士序

鄭君彦祥名瑞浦城邑西里人也善錦囊玉函之術始余謀窆吾親及更窆吾兄若吾婦氏挾圖書矜技能以登吾門者無慮什伯數卒之營吾親之封於銀山之麓者彦祥也遷吾兄若吾婦氏之柩於屏山之陽桐山之塢者又彦祥也邑之士聞之曰偶然爾彦祥聞之亦笑曰是誠偶然也鄉吾求之而弗獲獲之而莫吾售者雖自以為功得乎夫既幸而獲之又幸而主人惟吾之聽而

吾之術得用焉此非偶然何哉因自號曰偶然居士余謂彥祥之言謙矣然觀世之士有術業同知慮同而措之於事則成壞中否輒異者豈誠有工拙哉偶不偶故爾莊生有言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洴澼絖固其所也封者非偶然乎德感於天誠孚於物事之至難者也昔之君子固有弭難弭之當馴難馴之暴而退焉自貶歸之於偶然者夫退焉自貶不足以損其功而秖以重其美謙之所以有終吉也且凡世之

是役情於物者得之則哆然以喜不得則薾然以懼夫以氷炭雜襲而胷中亡須臾之寧焉惟有道之士視物之徠如浮雲其去也如墮甑一付之天而莫留吾情夫焉往而不自得邪彦祥之智未足以及此余特取其言若弗自衒者故書以贈之

邇言後序

余讀劉子邇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何歎之數乎余曰子以余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文

辭之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
耶夫學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天之畀於人者厚
而望於人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
根五常於心則夐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
盡性仁義禮智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眡物其間相去
者幾希夫人受此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
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
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咈之是天

之不才子世之狠疾人也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而於此蓋數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為貴孟子以為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悟天理之本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諄盡至投珠擲璧之喻冠猱服狙之戒讀者為之凛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學者非歟雖然余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眡以為常言也玩華而遺實啜醨而

稟醇余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尚懲余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於潭徵余言以為贈余方端憂不能言也顧常竊病今之職於民者未嘗不曰治之難職於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嚚而難諭也變詐百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蓋口於誦而身於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

駭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盍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為是職治與教者也耳目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矣夫治之而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令而能憪然自咎者蓋洙泗之道闇鬱不行於世士自一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

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觀内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其效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治也抑不思其身之巳治否耶吾之所為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顔子問為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遡具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巳夫視聽言動之不敢忽豈斬以正人哉然卒之巳正而人莫不從者蓋是理

也不惟吾有之人亦有之也開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用力顧不甚約也況士之為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跡於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為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道焉惟毋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毋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心之令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為然則顧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

月正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余為斯文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明年初伏日閱舊稿得之遂録以授端父方余操筆時豈知與端父當會於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哉然則余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余矣

詠古詩序

逵齋詠古詩若干篇余友龔君德莊所作也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烟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

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今吾徳莊所賦遇得意處不減二公至若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賢理義之秘則雖前世以詩自雄者猶有慙色也葢徳莊少而學詩微詞奥旨既以洞貫而又博參於諸老先生之書沉酣反覆不極不止其涵泳久故藴積豐權度公故美刺審有本固如是也雖然徳莊於此豈直區區較計已陳之得失哉憫

時憂世之志亡以自發則一寓之於詩善善極其褒冀
來者之知慕也惡惡致其嚴冀聞者之知戒也名雖詠
古實以諷今此孤臣畎畝之心人見其優游而和平不
知其殷憂憤歎而至於啜泣也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
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
以自警卒為時賢君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
之語懍焉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浸亡
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

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矣今德莊之作倘幸為太師氏所采陳之王前歌工樂史朝吟夕諷其所啟悟感發顧豈少哉夫春秋推見至隱善觀人者察其所安德莊之詩於前史所取或貶而絀之至悠悠之談所共寘議者或乃明其不然是豈茍異者耶少正之誅匡章之辨衆惡之察鄉原之譏有不得與俗同者聖賢原情之公心春秋誅意之大法也世之憸夫鄙人姦媒閃睒自謂足以誑當世惑方來而不知高明闊達之士洞見肝膈筆

誅字撻曾亡追情死者有知將恨其不及生而改也存而可改者獨奈何其自棄哉嗚呼斯言悲矣其孰識余之衷情也夫君名字德莊達齋其自號云

攻媿先生樓公集序

鄮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真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嚴嚴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

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越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閤門事忠肅彭公力諫詔改侂胄内祠彭公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見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敵棄盟中外騷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内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説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

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羣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窘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册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

本者如是非耶公旣韜伉冑之鋒退居却掃者十有四年嘉定初起為内相儀輔大政向來儔輩凋喪畧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為一代文宗某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逰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彦章及公三人而已念昔校藝南宫白事東府或請言竟日或極論達旦某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為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為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治以集序見命某何敢辭建安

真某序

西山文集卷二十七